

# 拖欠工钱已成社会公害

社会热点

相关新闻

12 月 13 日,郸城籍农民工王奎林和几名工友因工资被拖欠一事,到山西太原龙城大街旁的“龙瑞苑”工地讨薪,被态度蛮横的保安阻拦后,与之发生口角。随后,保安报警。王奎林的父母王友志和周秀云赶到现场后,遭到当地两名警察王某、郭某的殴打,且二人被带回了派出所。当晚,周秀云死亡,王友志被打断 4 根肋骨。当地警方发布通告称,民警处置过程中与阻拦的周秀云有肢体冲突,涉嫌违反公安机关处置警相关规定,处置不当,发生周秀云非正常死亡事件。目前,公安机关将全面配合检察机关工作,对民警违法违规问题,坚决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12 月 30 日《周口晚报》A07 版)

■何龙

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农民工王友志应该不会想到,自己到太原讨薪,不但没有讨回工钱,反而被打断 4 根肋骨,还把妻子周秀云的命赔上了。

这一事件经过各大媒体的报道后,王友志或许会得到应得的工钱,但在即将到来的春节里,妻子已经无法跟他一起过年了,他的家也不再完整。

每年年底,都是讨薪事件频发的时段。经过一年的辛劳,农民工要回家过年,自然就要向工头讨回工钱。但有的是工头不给钱,有的是工头自己也拿不到钱。于是拿不到工钱的农民工就要用各种方式讨薪:有的举牌抗议,有的上门静坐,有的寻求媒体的帮助,有的以跳楼跳桥相威胁……

农民工属最弱势的群体。他们没有可仗的亲戚,没有可用的关系,除了力气之外几乎一无所有。那些欠薪不还者,或许正是看中了以上几点,才敢于万般抵赖,甚至把讨薪者打得头破血流。

这个时候,警察本来应该是农民工权益和人身安全的保护者,但太原的当事警察不但没有保护农民工,还羁押殴打他们,甚至把脚踩在周秀云的头发上,直到她死亡时,还说她是装死。

与无权无势的农民工相比,欠薪者大多是私吞工钱的恶棍。私吞的工钱越多,他们就越有资本打发各种关

系,包括打点警察。踩在周秀云头发上的警察敢于偏帮欠薪者,会不会有不可告人的原因?

26 日,太原市小店区检察院已对涉案民警王文军以涉嫌滥用职权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在侦查中,检察院应该特别留意当事警察是不是已沦为欠薪者的家丁。

农民工讨薪致死事件是因为警察脚踩周秀云头发而引发关注的,因而人们的聚焦点都集中在警察身上。然而我们如果仅仅关注警察执法违法,那么这一事件将很容易被当作“孤立事件”处理,最终赔点钱、处理两个当事警察了事,而大量的农民工被欠薪问题将得不到应有的关注。

实际上,欠薪不还才是事件的根源。在欠薪纠纷中,除了工头私吞工钱之外,还常常因为属于国企的建设单位拖欠工钱,导致连工头自己也往往拿不到钱。这种情况在铁路和公路建设部门中大量存在。一些工头为了不得罪有派工权的国企或政府部门,经常暗吞苦水,不敢向他们强硬要钱。

在接到的无数欠薪投诉中,我们都能看到许多工程被层层转包、层层食利和层层克扣的黑幕,其结果都是让打工者成为“杨白劳”。

不到闹出人命,拖欠工钱问题就往住得不到关注。现在,这种破坏契约、损毁诚信的欠薪不还已经成为社会公害。党政部门再不关注并解决这种公害,那么这类讨薪事件或会源源不断地上演。

画中有话

岁末斗酒



■文/大汗 图/春鸣

临近年末,全国各地好酒之人在网上接力开展了一场拼酒大赛。继江苏徐州、河北河间相继出现“一斤哥”、“二斤哥”、“三斤哥”、“四斤哥”、“五斤哥”之后,河南南阳与江苏丰县同时涌现“六斤哥”。这些酒桌上的海量之人喝酒像喝水一样,着实惊呆了众网友。

酒乃妙物,众朋围坐,觥筹交错,几杯下肚,醺醺然飘飘然,饭桌气氛便会热闹起来,平素一脸严肃的会手舞足蹈,沉默寡言的会

滔滔不绝,不相熟的勾肩搭背形同故友,所以饭桌上常常少不了以酒助兴。酒喝过量时,有人倒地便睡,有人拳头相向,有人痛哭不已,有人当街脱衣,有人武力灌酒……反正各种奇形怪状你想知道想不到的都可能发生,狼狈不堪的状况也就成了下次酒桌上的笑谈。成为笑谈还是小事,成为“烈士”就未免惨烈了,据朋友圈里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其中一个六斤哥已经“牺牲”,六名劝酒人士被带走问话,这又何苦来哉?所以喝酒还应以适量为宜,《菜根谭》里所谓“花看半开,酒饮微醺”才是最好的境界。

## 请夫人们出来走几步

■张丽

华商报道,近日,有读者向该报反映,柞水县剧团 2012 年以招演员的名义招聘了 8 个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但是两年多来,从来没见过这些人上班,单位里的人也不知道这些人的存在。但这些人的工资却正常发放,还占着演员的编制名额。这些人中的一个正是柞水县剧团团长孔令南的爱人陈某。据查,陈某本人一直在西安,另有工作。对此,柞水县剧团回应,这些人招进来后由该县文广局统一调配在不同的下属单位,有清洁员、门卫等。

看到这条新闻,马上就会联想起陕西丹凤县的同类事件,同样也是由华商报披露的。12 月初,有读者向华商报反映,丹凤县园林绿化管理所 3 名职工入职两年多,未见其上过班,其中 1 人为丹凤县林业局局长马某的爱人。对此,丹凤县园林绿化管理所回应称,3 人是公益性岗位招聘的工作人员,长期值夜班。

先看纸面,领导和领导夫人们简直可以进“廉政光荣榜”了。在当前的社会下,夫荣妻贵是被常人理解的,局长夫人常年值夜班或者团长夫人甘当保洁,简直可以上报纸了。可惜,这样的事迹总是禁不起群众雪亮

眼睛的观察。虽然公益性岗位的薪水确实不高——用柞水当地政府的说法,县财政每月给 500 多元的补助,钱少难道就可以乱发吗?柞水是国家级贫困县,县财政的每一分钱都很宝贵,都应该用在改善民生、发展经济的“刀刃”上。更何况,团长夫人根本就不在岗,一直在西安有另外的工作。500 块钱虽然不多,确是没有付出的“白给”。

公益性岗位,顾名思义,是非营利性的服务岗。现在这么一操作倒好,成了领导“私益”,便于自家营利。

这种难以自圆其说、缺乏证据支持的“官方解释”,就像是此前风行一时的“临时工”,既侮辱群众智商,又损害政府信用。在反腐败的大气候下,夫人是多么微妙的角色不必多谈,只说清理整顿“吃空饷”,对这项已经开展很长时间的活动,陕西的这两个县难道是化外之邦?被群众举报之后,不思立竿见影的改正,反而找出各种理由借口来搪塞,简直就像是把“官官相护”四个大字写在纸上,这不光是对群众的藐视,也是对上级的不负责任——到底是谁考察提拔了这些局长们,组织上怎么监督的干部?夫人出问题,对局长、团长们问责,是题中应有之意,但是不是也该问问比这些“长”更大的“长”们,到底出什么问题。

## 限购打了谁的脸

■南辰

深圳市政府 12 月 29 日宣布当日 18 时开始实施小汽车增量调控管理。这意味着继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之后,汽车“限购大军”里又多了一个重要城市。

比年底限购汽车更令人不解的是,此前深圳市有关部门和领导曾经多次表示,深圳不会采取限购私家车的的手段缓解道路拥堵问题,“将通过经济手段来调节市民出行方式”。余音犹在,却突然食言,地方政府的公信力确实令人不太恭维。

应该说,深圳治堵也曾经力图走市场化的道路,比如今年 7 月下开了个“狠”招:对停放在路外经营性停车场的小汽车征收“停车调节费”。按照方案,一辆私家车除了停车费,每小时还要多交 10 元或 12 元。据称“停车调节费”为深圳首创,目的是通过经济杠杆增加市民用车成本,调控小汽车使用,从而缓解城市交通拥堵。但是,在很多大城市,面对“停车费去哪儿了”的追

问,很多部门不是沉默无语就是拿出一本糊涂账。在这种背景下,“停车调节费”的正当性被大打折扣,想必也很难达到预想的调节效果并获得民意足够的支撑。而这,或许是现在很多大城市不敢、不去采取市场化手段治堵治污的病根。

与市场化治堵治污调节手段相比,行政限购、限行好处是见效快,缺点是法律依据存疑,更有违反程序正义的嫌疑。

不可否认,近些年中国汽车社会的爆发式增长打了大城市管理部门一个措手不及。在应对汽车社会管理挑战方面,既缺乏顶层设计,又缺乏现代化、市场化的治理能力。当堵和污的负面效应叠加而至,用行政手段限购、限行似乎不可避免。

但是,我们始终不能忽略,身处市场经济,我们应当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城市治堵,市场化手段真的用足、用好、用尽了么?一系列问题真的可以“一限了之”么?这些,都需要城市管理者再三考量。